

《俊平專欄》

鮮為人知的襄陽人

—— 光祿大夫孫長紱 ——

孫俊平(湖北)

襄陽不僅在漢代出了個漢光武帝劉秀，名揚天下，在近代史上又出了個封疆大吏孫長紱，卻鮮為人知。提到孫長紱，沒幾個人知道，即便是家鄉人，也僅知“孫藩台”而不知孫長紱這個名字。

若說起曾國藩這個名字，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那真是“大名鼎鼎”，而且舉世聞名。曾公自己的著作，研究介紹他的著作早已是汗牛充棟且遍佈中外。而介紹孫長紱的文字卻顯得十分吝嗇，連隻言片語都難得找尋。惟一的一部著作《潤心堂集》至今尋無蹤影。偏偏這“大名鼎鼎”與“鮮為人知”之間卻書信往來如流水，稱兄道弟似親人。而且這位“鮮為人知”者的身後事還從眾多的“大名鼎鼎”者中脫穎而出，蓋棺定論時獲得了一處“僭越”常規的擁有四人四馬六獸的墓葬園寢，地圖上便因此多了一處《石人石馬》的地名。

這裡筆者想用從《曾國藩全集》中獲得僅有的一點點資料作參考，介紹介紹這位孫長紱，向這張畫片中間吹口氣，好讓這位紙片人稍稍豐滿些許。

一、

要介紹孫長紱，少不了要將《襄陽府志》上的傳記搬出來：

鮮為人知的襄陽人

“孫長紱，字赤誠，號小山。咸豐丙辰進士。曆江西布政使，再護巡撫。當是時，粵逆分擾江西，在所糜爛。長紱既才藝素優。曾文正公暨沈文肅公葆楨，鹹推穀署以要事。察吏整軍，不禁而理。文肅公尚奏言：長紱廉介正直，才具精細，勝臣十倍。江西肅清，賞加頭品頂戴，太子少保。任滿，召入都，值粥棚開期，派充監放大臣。感寒疾卒。長紱短小精悍，饒幹局，事親孝，接士大夫以誠。卒未中壽，時論惜之。著有《閨心堂集》”。

還有陳曉軍著《曾國藩的幕僚們》中的一段：“孫長紱，湖北襄陽人，進士出身。1862年曾國藩奏准以暑鹽巡道入幕。委派常駐江西牙厘局專司月報，‘力圖整治，重訂規章’。1863年9月，任江西布政使，次年1月，由曾國藩出具考語‘該司血性過人，和平穩煉’委派總理江西牙厘總局兼江西總糧台，1865年底，奉命會同安徽布政使主持安慶報銷總局，辦理自1857年2月至1865年6月湘軍軍費報銷事宜。1867年離幕。”

下面就以此為基礎參考《全集》中的書信與奏稿篇中些許資料再結合一份《齒錄》作些補充介紹與說明。

孫長紱，(1823-1868)，字赤誠、子朱，號小山，亦寫曉珊、筱山。道光癸未年(即道光三年，西曆1823年)九月二十日吉時生於湖北襄陽府襄陽縣資山，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以襄陽府學優廩生考中癸卯科費楚玉榜舉人，咸豐六年(1856年)高中丙辰科翁同龢榜進士，朝考後欽點六部主事籤分刑部陝西司行走。

同治元年(1862)曾國藩時任兩江總督。當時兩江指江西與江南兩省，江南省包含今之安徽、江蘇(含上海)及浙江部分。沈葆楨(字幼丹)在江西偕妻林普晴拒敵解廣信(今上饒)之圍早已成為佳話，且整治吏治又以“辣”字出名。曾公非常賞識沈的才幹與膽識，謂其“將來事業，當不減于其舅(林則徐)”。

這還真是一言中的，眼光獨到。後來的發展：辦洋務、創海軍、治臺灣，文肅西曆史地位果然不輸其舅。

曾國藩向皇上推薦啟用沈時採用快速提拔：任廣信知府十三個月即舉薦升為道台，不久又上奏跨越藩台之階跳級直升江西巡撫，可見曾應是沈的“伯樂”與“恩主”。孰不知沈之剛烈性格後來卻與恩主釀成恩怨，最終導致決裂，這是後話。當時的浙江巡撫左宗棠，江蘇巡撫李鴻章。均是曾公推舉之人。

曾國藩是一個時時自律、自省、自謙的人，從曾與孫的許多書信中可見一斑：長絨比曾公小十二歲，但曾公信中總稱“筱山尊兄大人閣下”，而落款則是“愚弟曾國藩頓首”。對這位下級一直十分謙虛。“當是時，粵逆分擾江西，所在糜爛。長絨即才藝素優。曾文正公暨沈文肅公葆楨。鹹推轂署以要事。查吏整軍，不禁而理”。

此段話是說太平軍定都南京後，時時分擾江西，導致江西滿目瘡痍。孫長絨當時就已顯露出才華橫溢，人品優秀的品質。即時主政兩江及所屬江西的曾沈二人均推薦長絨“署以要事”，可見兩位重臣對孫長絨是非常器重的。上任後，長絨便顯示出其“才藝素優”的一面，查處貪腐官吏，整頓軍隊紀律，做到井井有條，人皆口服心服。

同年 10 月曾國藩奏准孫長絨以署鹽巡道這一四品道台職銜進入其幕府，委派常駐江西牙厘局專司月報，“力圖整治，重訂規章”。到任後極力著手整頓吏治，重新訂立規章制度，對工作兢兢業業，幹的有聲有色，“小荷才露尖尖角”，斯人才能已初顯。同治二年(1863)九月距前不到一年時間，曾國藩便舉薦其出任江西承宣佈政使司布政使，獲批後曾公便立即於八月二十七去信：“賀真授薇垣之喜”，提前告之。

該職史稱薇垣，俗稱藩司、藩台，為從二品官。也就是說時隔不到一年便從四品擢升為從二品，在明清時期，這職位就

鮮為人知的襄陽人

算進了封疆大吏的序列。在曾公物色的官員中多有破格推舉之先例，封疆大吏“孫藩台”之名由此破格而生。

年底由曾國藩出具考語曰：“江西布政使孫長紱，年四十二歲，湖北進士，同治二年十月到任。該司血性過人，和平穩練。惟器識較淺，待屬員亦多瞻徇。”充分肯定優秀的一面，同時也指出不足之處：這就是氣魄和見識稍淺，尚需歷練；對下屬照顧有加，說明同僚之間人氣較好。不失是個好領班。隨後又“委派總理江西牙厘總局兼江西總糧台”，台局重任也雙雙落在他的肩上。

二、

長紱任藩台期間，沈幼丹因與曾之間因爭餉鬧矛盾，稱病引退，撻挑子。長紱實質上是布政使同時又是護理巡撫之職，又兼台局事務，十分繁忙。還真是“要事”，不是閑差。這從曾國藩《複孫長紱》信中可知。

不久曾公雖調范雲吉於十月初六到江西，分擔台局事務，但由於“……初到台局，似難遽得要領，尚冀蓋籌兼顧，庶幾雙心一襪，相與有成。”然而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雲吉於十二月十三競一病不起，猝然溘逝，曾公信中說：“凡仁厚正大者，每患無才識魄力，雲吉乃兼二者而有之。滿擬儲為梁棟，共濟時難，尤喜與閣下多年至交，必可經理台局，同心斷金，不料一病不起，人琴之感，令人短氣。”

可見曾公對雲吉也是十分賞識：仁厚正大、才識魄力兼而有之，且寄予厚望：“滿擬儲為梁棟，共濟時難”，本希望這位長紱多年至交與長紱“同心斷金”，豈料噩耗傳來，“令人短氣”。於是又囑託“……雲吉身後事望閣下妥為料理，無俟鄙人諄托。”且“台局兩席仍望閣下蓋籌兼顧。”俟三年二月初七信中尚曰“雲吉身後事承閣下妥為照料，具征金石之誼，益慰泉壤之靈”接著

又說“幼帥函囑台局添人接辦，目下實難其人，尚祈蓋籌兼顧，至以為荷。”

本來曾公派范雲吉去協助分擔台局事務，雲吉到任才兩月，尚未摸清頭緒就與世長辭，後事還需長絨料理。此刻孫長絨肩上的擔子有多重可想而知。但他不僅扛下來了，仍然做到“察吏整軍，不禁而理”。所以，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國藩常去函讚揚及鼓勵，多次商其“蓋籌兼顧”。長絨還真做到能者多勞，表現出超人的才能，過硬的本領。

在江西很長一段時間，長絨一直與沈葆楨(幼丹)共事，十分投緣，並起到了沈與曾之間的調和劑，粘接劑的作用。此期間，恰是曾與沈出現矛盾的初始階段，沈欲在江西養自己的兵，就需截留軍餉，這就是曾沈“餉爭”的開始。憑沈的火暴剛直性格及視官位如敝履的“渾”勁，說不幹就撂挑子，並不賣自己“恩主”的賬。如同治二年八月二十六，曾《複孫長絨》的信中曰：“幼丹引退，深抱不安。”、“……幼丹兄玉體想已日就痊癒，勿藥有喜。”

沈幼丹為何引退？真的是有病嗎，希望早日好起來。又曰“或因敝處調兵籌餉，措置多乖，抑或公牘私函，言詞失當，以致賢者不能安其位，是皆鄙人之咎，愧歉何極！朝廷依畀柱石，計日必有溫旨慰留。弟昨亦有密函，略致挽留之忱，不知可勉強繫維否？此外是否別有拂意之事，便中尚祈示及一、二。”曾公覆信中反省道：難道是籌餉過多？還是我公函私信中言詞失當？讓他不能安心工作。都是我的錯，抱歉。想朝廷不會放棄這位柱石級人才，定會下旨挽留。我也密函誠心挽留，不知可奏效否。是否還有其它原因？若是方便請你告之一二。十月初六覆信中曰“……知幼帥初三日復位，俯從民望，仰行宸廬，幸鑒敝人繫維之忱，其征閣下斡旋之力，盡竭益隆，曷任

鮮為人知的襄陽人

佩慰……”，又曰“……傾接惠書知幼丹批折已回，賞假四個月，在任調理。”並已“……續致幼帥一函，複經諄切挽留”。

從以上信函內容可知，沈(即信中的幼帥、幼丹)在江西十分任性，欲稱病棄官而去，曾公很擔心，希望皇上下旨挽留。最終皇上“批折已回，賞假四月，在任調理。”這其中多次函商長絨從中斡旋，並求長絨找找幼帥欲去的其它原因，好針對解決。同時也顯示出自己的謙虛品格，自省態度，作了自我檢討，及深表抱歉之意，加以諄切挽留，再加長絨從中斡旋，方暫時穩住葆楨(幼丹)，沒有棄官而去，這才穩定了江西局面。

由此也可看出孫長絨當時在江西充當了多麼至關重要的角色！並非如某些資料上講的只是在發審局，後路糧台辦些敲邊鼓之類的閑差，而是全面主政江西！既要處理沈稱病休假期間的日常的政務、軍務，及財務、糧務乃至喪事，還要維繫、協調、斡旋上司們之間的惟妙關係。可見此時此刻長絨在江西是何等重要的人物，受上司的何等器重與信賴。然而在許多專述曾公與沈公的書籍文字中卻很少提到這個名字——孫長絨！從而在諸多著作中查找長絨事蹟是難上加難。難道是由於英年早逝被人們過早地拋向了遺忘的角落？可大名鼎鼎的曾公大人卻在其遺著《複孫長絨》幾十封信中時刻關注著這位“小山尊兄大人閣下”啊。

後來(同治四年)沈家遭遇多事之秋，葆楨先母疾假歸，接著母喪丁憂。這可是無以反駁的掛冠歸鄉之由。從此再也未與曾公往來。也再也沒有過問江西之事。曾公既刻上奏，由布政使孫長絨再任護理江西巡撫，直到後來劉坤一上任，才終於“兩賢共事，相得益彰”。

這沈公之母不是別人而是聲名顯赫的林則徐之胞妹，其妻為林則徐之女林普晴。社會上人們總是高看一眼，諸事不敢絲毫馬虎。

此江西前後一省事務，實際全落在長絨一人肩上，曾公多次覆信，“望閣下蓋籌兼顧”。這就在曾國藩面前即顯示出軍政財務的管理才能，又表現出待人處世的優秀品德，充分體現出遵循了曾公“以廉律已，以勤治事，以公處人”的十二字訣的為人之道。沈葆楨當然也看重長絨過人的才能、崇高的品質，超人的膽識。同時這沈公是一塵不染，而長絨則兩袖清風，十分契合。故而《府志》小傳中有“文肅公葆楨嘗奏言‘長絨廉介正直，才具精細，勝臣十倍’”之句。

同治四年底還奉命會同安徽布政使辦理 1857 至 1865 年湘軍軍費報銷事宜，這又是曾氏湘軍中的一項重要差使，可見孫長絨在江西的六時間做了多少“要事”，是何等的無以替代。隨著曾國藩調離兩江，長絨於 1867 年離幕。1868 年，曾國藩任直隸總督時，長絨尚在其發審局協同處理“天津教案”。

三、

在江西的幾年裡，是孫長絨人生的燦爛，功業的輝煌！卓越的才能、優秀的品格、博大的胸懷、過人的膽識一一充分展現。這也正是曾公所期望的人才，既仁厚正大，又具才氣魄力，二者兼而有之。這短短的六年，從一個六品的刑部主事，擢升為從二品的護理巡撫，這裡的重要推手當然就是曾國藩了。能被閱人無數的曾公相中，本身就不簡單。曾國藩對相中的人才“破格”推薦提拔是常事，如李鴻章、左宗棠、郭嵩燾、沈葆楨皆是，這孫長絨又是。

要知道曾公的用人標準是相當嚴苛的，簡言之為四條兩句話：有操守而無官氣，有條理而少大言。詳細的講分為三原則四標準：三原則是一選人眼光不要過高，二選忠義血性之人，三需德才兼備以德為本。四標準是一需有一定能力，二不怕死，三名利心不能太重，四能吃苦。然而符合這些要求的人中，不乏

鮮為人知的襄陽人

有剛硬過頭之人，如左宗棠、沈葆楨，最終都與曾公決裂。

孫長絨正是符合曾公的這些原則和具備這些標準被選中入幕。但長絨剛柔有度，忠心有加，曾公一向賞識。曾沈兩位高人對長絨“才藝素優，才具精細，廉介正直，血性過人”的褒獎便是體現了符合以上諸條要求以及為官、處事、作人、待人的崇高品格。在入幕到出幕的幾年裡，從曾與孫的往來書信內容看，相處十分融恰，如曾公覆信中每每通報自己的戰果與行蹤，協商辦理諸多事務，如調兵、撥餉、平叛、剿逆、薦人、遣人等等，表現十分契合，從未出現過矛盾。

有人發現在同治二年孫長絨為屬下官員題的一塊匾《名高佐牧》，上款為

“江西承宣佈政使司布政使加十級紀錄十次 孫長絨”。

這顯示了孫長絨的政績。這“記錄和加級”是清朝對官員的考評制度，最低級為紀錄一次，三次記錄加一級，之後記錄三次再加一級，依次類推。這已加十級還有記錄十次的政績是何等優秀，有何等的功勞便可想而知了。這說明長絨在京任職時既表現優秀，故而同時被曾沈二公相中而調來江西之緣由。同治二年就有如此的政績積累，接下來擔子更重、責任更大的幾年裡政績更是不言而喻了，所以後來獲到了皇上“賞加頭品頂戴，太子少保”之褒獎。

在網上搜得的些許材料中，總是把孫長絨放在次要的位置上，似乎只是一個辦後勤的，如辦理厘金，後路糧台，出任發審局。但從《曾國藩全集》中的書信、奏稿篇裡，多處可以看到對孫長絨所下旨及函商的內情，不僅只有撥糧籌餉，更多的卻是拒敵剿叛，調兵遣將的指令條文。

自同治四年四月至五年二月曾國藩與孫長絨多封信中，無一不是商討互通軍事軍情資訊，以及調兵撥響要求。雖然主要戰事已經平息，但當時社會上仍存在諸多不穩定因素，尚有戰

亂後遺症，尚有撚軍與叛卒，四處作亂，民不安生，故維穩仍是當時的大事。信中的主要內容便是商談軍情軍務。不僅如此，信中也體現出曾公與長絨之間的超乎常人的親密關係。這裡抄錄若干。

曾公《複孫長絨》信：

“峴莊(劉坤一)中丞久曆戎行，勒求吏治，此次來江，兩賢共事，必能相得益彰。……汪逆一般當有了結。閣下調護諸軍，水乳交融，同心協力，競奏企功，無任企佩。……此間軍事自撚蹤竄穎後，迭經劉省三(銘傳)軍門追躡痛剿……”劉坤一上任，兩賢共事；閣下(長絨)調軍，劉銘傳剿撚，兩軍並肩。

又一則“弟已一面函催劉春霆速赴江西，一面將劉、朱、朱陸師及內江水師赴江，扼紮之處，於初一日奏明。並請旨令彭侍郎(玉麟)由清江回駐湖口，會商閣下籌度防剿叛勇及閩匪諸事，抄稿奉諮。正擬與閣下協力圖維，先撫上杭之饑軍，再剿金口之叛卒，共拯此厄。不料豫東發撚猖獗，僧王陣亡……”劉春霆，劉、朱、朱，彭玉麟三支軍入江西，會商長絨防叛剿匪，共拯此厄。不料一個馳騁疆場的巨將僧格林沁居然被一十六歲小兵刀刃於莊稼地，奇聞！

又一則“霆營之變，皆由弟平日處置不善，恩信不孚，愧對江西官紳士民。苟有可以為力之處，自當竭力與閣下穩慎圖之。”霆營叛變，我的責任啊！愧對江西父老。若有需我之處，定與閣下共圖之。又“弟二十五日登舟，二十八日啟碇北行。雖相距日遠，江境軍事凡有可以為力之處，必不漠置。”我要北上，相距日遠，江西軍事仍放心上，倒有點念念不舍意。

這些以及其它信函中無一不是與“閣下”共商協商互通互報軍情軍務：既敘與劉坤一兩賢共事、又講與劉銘傳並肩剿匪，還有與彭玉麟會商防叛。既通報人跡行蹤“啟碇北行”，“雖相距日遠”，仍不忘有需‘求“必不漠置”。這裡也透視出曾與孫之間的關

鮮為人知的襄陽人

係自始至終的協調友好，長絨皆是言聽計從。你想二人如果不是關係非同一般，一個上級會在信中隨時隨地事無巨細地通報自己的目的行蹤嗎？

曾公的奏摺批示中，更是諸多令長絨聆聽頒旨布令，奉命調兵遣將之句。僅錄幾則奏章及批復文：

“附錄廷寄寧都一帶防務緊要劉坤一補授江西巡撫並著李鴻章多解炮子赴津等事

同治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准兵部火票遞到軍機大臣字寄一一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國藩、閩浙總督一等恪靖伯左宗棠、暫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一等肅毅伯李鴻章、福建巡撫徐宗幹、江西巡撫劉坤一、傳諭護理江西巡撫孫長絨：

……現既有竄擾江西之信，則寧都、瑞金一帶防務緊要，孫長絨務當飭令婁雲慶一軍嚴扼邊境，毋令賊蹤竄入，致滋蔓延。左宗棠素顧大局，自應派兵四面兜剿，就地殲除，不得畫疆自守。如賊蹤已入江西，即著親督全軍，越境全追，務期與孫長絨派出各軍會合夾擊，總以殲滅淨盡為度，不可稍分畛域，致令重燼余匪又成燎原之勢……”另有一則：

“……著曾國藩、孫長絨、喬松年、李瀚章、石贊清各派兵勇，於湖北交界地方飛速探蹤攔截，並飭各地方官一體嚴防，趁此倉猝奔竄，羽翼未成際，協力兜拿。免致蔓延為患，不可稍涉大意。

……將此由六百里諭知官文、曾國藩、駱秉章、喬松年，並傳諭鮑超、石贊清、孫長絨之知。欽此。”再一則

“……前准官文、孫長絨先後函牘，既接各路告變之書，臣即飛諮鮑超，令其速赴鄂中，妥為調停，免貽巨患。……臣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乃飛函之孫長絨，速發大批餉米，借固閩中軍士之心，免為金口潰卒祈誘。……”

“日下清、淮軍事已松，東境又勢難兼顧，臣愚以為彭玉麟、黃翼升可不必溯流而上駛，應以黃翼升留駐清江一路，而以彭玉麟回駐江西一路，會同孫長紱籌防叛勇及閩匪諸事。……謹奏。”

從這些信、折及批復中便可知孫長紱在其中的調兵遣將，平叛剿賊之受命，並非只服務於後勤。從上奏稿批復及諸多信函中也可看出，長紱與眾清末重臣官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彭玉麟、劉銘傳等共旨同折受命，或並肩驅敵剿叛，追兇截賊；或共商厲兵秣馬、調兵遣將，或奉命守疆拒敵、或飭令所屬佈防。充分顯露其在軍事上的作為，也反襯出其處尊居顯的地位及不容小覷的身份。在江西巡撫任上，與曾國藩、官文、劉銘傳、彭玉麟共事會商，與沈葆楨、劉坤一傳遞接捧，彼皆是聲名顯赫的晚清政壇名臣，疆場巨將！為什麼人家就在歷史上大名鼎鼎，怎麼就單單孫長紱因早逝而丟了英名？鮮為人知？

同治七年(1868)江西“任滿，召入都”，怎麼就遇到了北京地區的永定河、滹沱河發大水、鬧水災！“值粥棚開期，派充監放大臣”。“感寒疾卒”。孫長紱離開江西，隨既派去賑災。這監放大臣應該是監督發放國家的救災物資，開粥棚，安撫拯救災區饑民。誰知這一去便沒有回來！

四、

府志小傳中最後對孫長紱的評價是“長紱短小精悍，饒幹局，事親孝，接士大夫以誠”。這短短的幾句話分明在讚揚他人雖妙小，但精悍過人，才能超眾，饒有辦事本領。具有《漢書·司馬遷傳》中稱讚司馬遷同樣的品格：“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之所急”。他與司馬遷一樣，具有孝敬父母，誠信交友，面對金錢

鮮為人知的襄陽人

財物廉潔奉公。而且禮賢下士，捨身取義。並隨時準備服從國家需要而獻身的優秀品質。從而在賑災救災任上，貪腐者會想方設法居公物為己有，而長絨卻自掏腰包填補糧之不足。他沒有覺得是有人在算計他，而是認為國家需要他！他沒有認為賑災是小事，只想到救人面前皆大事！面對災情災民，克己奉公，傾心盡力，嘔心瀝血，殫精竭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終因體能不支，“感寒疾卒”。這樣一位忠臣，一位廉吏，一位義士，一位英雄，競“卒未中壽”，豈不令“時論惜之！”。當時的新聞刊物，尚是一新生事物，應該還沒有成為統治者的喉舌。這時論代表什麼？代表當時的民眾評論。即使放在今日，這樣的事蹟，這樣的壯舉，也要被榜上楷模的標記，也要定性為“正能量”！不是麼？

孫長絨雖出生在一個躬耕家庭，身居農村，但屬躬耕不丟文章之書香門第，與曾國藩家一樣的耕讀家庭。其父祖兄弟皆是讀書人出身，《齒錄》中有顯示：其曾祖孫廷勳為歲貢生，其祖父孫履甲為邑庠生，其父孫第亨為郡廩生，其伯父孫第欽為郡庠生，其弟孫長繹亦為郡癯生。自己二十歲中舉前已是襄陽府學優廩生。這是怎樣的一個好學環境！怎樣的一種優秀基因，怎樣的一處勤學氛圍，怎樣的一系高範傳承！

為什麼這些人均止步于秀才而不求上進？原來是先祖早有戒律，設有上限，不讓後生們沖出秀才這個天花板。只留書香，不圖仕途，不參於權力之爭，為的是家族安全。而偏偏孫長絨卻破了戒，出了限，衝破天花板，中了舉，又中進士，在官場上混得風生水起，短短幾年，一下子就“賞加頭品頂戴”！這又充分顯露出孫長絨天不怕，地不怕，“血性過人”的品格。以致于應了“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之所需”。為了國家的賑災任務而欣然殉身！

以身殉國，以身殉職，獻身於災區，捨身為災民。舊時也有獎勵策略？追譽以光祿大夫，以超高規格安排其身後事！從而在神州大地上留下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印跡，為後人留下了一片代表傳統文化的瑰寶！一座美麗壯觀的《石人石馬》墓葬園寢，一處表彰曾有輝煌業績的功德象徵。一起過早遭破壞的本應流芳百世流傳千古的文物古跡。

這墓葬園寢是對孫長紱的蓋棺定論，也是對孫藩台的功德肯定。

任過臺灣巡撫的劉省三(銘傳)故鄉安徽肥西縣肯投 2000 萬鉅資為他在今日大地上新建了一座龐大墓園！並肩作戰過的江西巡撫孫長紱的故鄉就捨不得花點小錢在往日故土上重描一下曾有過的不朽業績象徵的印痕？！

2022/10/10 于南寧 2023/11/02 修改于襄陽

